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6.002

《红楼梦》中的跳脱及其翻译评析

——以霍克思英译为例

冯全功

(浙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对《红楼梦》中的跳脱以及霍克思的英译进行评析, 发现霍克思对原文中的跳脱主要采用忠实型再现和变通型再现两种策略, 译文中的跳脱翻译具有同样的审美功能, 如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情感、描摹具体场景、增强语言表达的含蓄美与场景描写的真实感等。霍克思对《红楼梦》中的修辞艺术比较敏感并竭力传达, 同时还巧妙地利用英语的自身特征, 部分跳脱译文的审美效果甚至超越了原文, 值得借鉴。

关键词: 《红楼梦》; 霍克思; 跳脱;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6-0009-07

Analyzing Aposiopesis in *Hong Lou Meng* and Its Translation by D. Hawkes

FENG Quang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aposiopesis, a kind of rhetorical device, in *Hong Lou Meng* and David Hawkes' correspond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It is found that Hawkes has adopted the strategies of faithfulness and flexibility to realize most of the aposiopesis in *Hong Lou Meng* and his translations have almost the same esthetic functions, such as shaping the image of characters, expressing their feelings, describing specific scenes vividly, and enhancing the implicitness of expression. In addition, Hawkes' unusual sensitivity to rhetorical and linguistic beauty enables him to make best use of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and thus make some of his translations even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e original, which might shed some light on futur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Hong Lou Meng*; David Hawkes; aposiopesis; translation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其修辞艺术美不胜收, 其中众多的修辞格, 在表达小说主旨、暗示人物命运、塑造人物形象、推动

故事情节、增强语言美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红楼梦》的修辞或语言艺术, 学界多有探讨, 如林兴仁《〈红楼梦〉

收稿日期: 2024-09-12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基金资助项目“经典译作作为媒介的艺术特色与海外接受: 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24ZJQN008Y)

作者简介: 冯全功, 男, 河南泌阳人, 浙江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的修辞艺术》(1984)、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2007)、沈杏轩《隐喻修辞:〈红楼梦〉语言新视野》(2019)等。《红楼梦》的语言与修辞之美是一座富矿,值得深入挖掘。《红楼梦》翻译也同样如此,林以亮《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1976)、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2006)、冯全功《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红楼梦〉英译研究》(2016)、范圣宇《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英文专著,2022)等对《红楼梦》修辞艺术的翻译也都有所探讨。

修辞格是修辞艺术的重要体现,对《红楼梦》中修辞格翻译的研究也较多,如隐喻、双关、引用、飞白、仿拟、拟声、拈连等,多为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分析与总结,对相关修辞格翻译也不无启发。跳脱是一种典型的修辞格,但针对《红楼梦》中跳脱的翻译,译界却鲜有问津。霍克思对《红楼梦》中众多修辞格的翻译颇为用心,创造性很强,尤其是那些抗译性较强的修辞格,译文本身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这也是霍译在西方广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鉴于此,本文对《红楼梦》中的跳脱以及霍克思的译文进行评析,以期对文学作品中跳脱以及其他修辞技巧的翻译有所启发。

一、跳脱的类型与功能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对跳脱进行了阐释:“语言因为特殊的情境,例如心思的急转,事象的突出等等,有时半路断了语路的,名叫跳脱”^{[1]177}。陈望道将跳脱分为三类,即急收、突接和岔断。其中,急收是指“说到半路断了不说或者说开去的”,“多是‘不肯说尽而讪然辄止,使人得其意于语言之外’”^{[1]177};突接是指“折断语路突接前话,或者突接当时的心事,因此把话折成了上气不接下气”^{[1]178};岔断是指“由于别的说话或别的事象横闯进来,岔断正在说的话,致被岔成了残缺不全或者上下不接”^{[1]180}。谭学纯等在《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中将跳脱界定为“表达中话没说完就被中断了,或就此打住,或转而言他,造成语意不畅的一种修辞方式”^{[2]225}。遵循陈望道的分类方式,跳脱在《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中也被分为急收、岔断和突接三类,“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存在话语中断,语意不畅”,区别在于“急

收是断而不接,意在言外;岔断是被外在因素打断,不一定续接;突接是先断后接”^{[2]226}。跳脱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比较常见,其对塑造人物形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很容易激发读者的联想与想象,尤其是急收型跳脱。

关于跳脱的功能,刘国文将跳脱的语用功能分为刻画形象、展现神态和反映心理三类^{[3]16}。其实,这三类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刻画人物形象。曾宝祥也认为,在文章中运用跳脱不仅可以真实地表现出说话时的特殊语境,保留说话人的真实神态,而且对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典型丰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4]57}。这里“保留说话人的真实神态”与刘国文所谓的“展现神态”类似,目的也在于刻画人物形象。王胤枝把跳脱的美学功能归结为含蓄美、情感美、空灵美、意境美和创造美^[5]。这里的含蓄美应该是跳脱修辞的主要审美功能,尤其是急收型跳脱。骆小所认为,跳脱往往只是大致规定了一定的情感指向和想象范围,其显著优势在于能发挥和激活读者审美欣赏过程中自发的能动性,给读者的审美想象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跳脱的修辞方式,往往以有形表现无形,以有限暗示无限,以瞬间把握永恒,它的蕴含相当丰富,故跳脱具有空灵之美。跳脱之“空”,是指语言高度简练和浓缩,体现在跳脱使用时主体情愫的淡化、模糊化和客观化,“灵”则指灵气,包括情感、情绪和气韵等,也就是在语言中自然透出的性灵、生气、神韵和情致^[6]。这里的空灵美本质上也是一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美。总之,文学作品中跳脱的主导功能是通过话语表达更加含蓄、场景描写更加真实,旨在塑造更加鲜明的人物形象。

二、《红楼梦》中的跳脱评析

《红楼梦》中的跳脱非常典型,多为急收型跳脱与岔断型跳脱,具有各种各样的美学功能。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存在版本差异,不同版本的文字与标点符号有差异,对跳脱修辞的效果也有一定的影响,学界对之略有探讨。邹光椿对《红楼梦》九十八回黛玉临死前说的“宝玉,宝玉,你好——”进行了辨析,因为有些版本(针对后来的校勘本而言)把这里的破折号换成了省略号,认为省略号表省略修辞格,破折号表跳脱修辞格,

这里当以使用破折号为准，因为跳脱更能体现黛玉当时的神情^[7]。笔者完全认同这种观点，毕竟急收型跳脱给读者的想象空间更为聚焦（尤其是“好”后面的字词），由模糊、含蓄引发的审美冲击力也更强，省略号就相对平淡很多。周冬黎辨析了《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宝钗去探望他说的一句话，即“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这里的“心里也疼”有的版本为“心里也……”。作者认为当以有省略号为妙，有省略号就是跳脱修辞；运用跳脱修辞，极省笔墨，却又能把宝钗复杂的内心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实现了“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修辞效果^[8]。当然，这里的省略号也有版本用破折号的。根据邹光椿的观点，破折号更能体现原文的跳脱修辞。这两处都不妨视为典型的急收型跳脱，场景逼真，含蓄有味，情感含而不露，人物形象也因此变得更加饱满。其他如《红楼梦》第八十五回袭人说的“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么大了，倒认你这么大儿的作父亲，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经连个——”^{[9][116]}。这里也是急收型跳脱，袭人想说的应该是“你正经连个儿子还没有”之类的话，怕所说成讖，不吉利，故此急忙收住。类似的急收型跳脱阐释空间相对较大，修辞效果也较为明显。还有些急收型跳脱，作者对之有所补充，如第八十三回周瑞家的对熙凤转述的外面流传的一个歌儿，即“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吃不穷，穿不穷，算来——”^{[9][64]}，周瑞家的说到“算来”二字就突然打住了，作者补充道那歌说的是“算来总是一场空”，周瑞家的“忽然想起这话不好，因咽住了”^{[9][64]}。由此可见，急收型跳脱多为说话人不便继续说下去而突然打住，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小说的审美阐释空间。

《红楼梦》中岔断型跳脱也较多，多为人物话语被他人突然打断，其有利于渲染场景氛围，塑造人物形象。如第十六回王熙凤说自己没赶上“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赵嬷嬷说道，“嗷哟！那可是千载难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说起来——”^{[10][354]}赵嬷嬷的话还没说完便被熙凤打断了，说他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接驾，她爷爷专管

各国进贡朝贺的事。这里的岔断型跳脱反映了王熙凤“争强好胜”的性格特征，就连接驾也不能让王家（娘家）输给贾家（婆家）。再如第十七回宝玉向贾政等众人说道，“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虽百般精巧，终不相宜……”^{[10][384]}宝玉还未说完，贾政便气得喝命道“叉出去！”。句末校勘者用的虽是省略号，但明显也是一处岔断型跳脱，也就是说，宝玉的话还没说完便被贾政打断了。这里的跳脱使当时的场景更为逼真，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贾政对宝玉的粗暴态度。

《红楼梦》中个别跳脱可视为突接型跳脱，如第九十六回：“傻大姐道：‘我们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的，因为我们老爷要起身，说：就赶着往姨太太商量，把宝姑娘娶过来罢。头一宗，给宝二爷冲什么喜；第二宗——’说到这里，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才说道：‘赶着办了，还要给林姑娘说婆婆家呢。’”^{[9][380]}这是傻大姐对黛玉说的，其中的“第二宗——”就不妨视为突接型跳脱，插入简短的叙述话语后，又接上前面的话茬。别人对宝玉与宝钗的婚事噤若寒蝉，唯恐被黛玉知道，独傻大姐不懂，对黛玉说起了这事，还故弄玄虚地说要给林黛玉找婆家。这里的跳脱对傻大姐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之，《红楼梦》中的跳脱修辞比较丰富，其中急收型跳脱较多，阐释空间很大，修辞效果也较为明显；其次是岔断型跳脱，其强化了相关场景描写的真实性；最后是突接型跳脱，其出现频率相对较低，也有利于塑造相关人物形象。

三、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中的跳脱评析

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受到普遍好评。林以亮曾说：“尤其难得的是他对红楼梦有深入的了解，对原作那时代的风俗习惯以及人物的神态口吻都能译得恰如其分，令读者不得不佩服他的功力和用心。”^{[11][10]}范圣宇认为，霍克思的《红楼梦》译文充分证明，译作完全可以成为自足的优秀文学作品，并建议将霍译作为英语文学作品而不仅仅是汉英翻译作品来读^{[12][xxviii]}。范圣宇充分肯定了霍译《红楼梦》的创造性与艺术性。霍克思在“译者序”中写道，“我恪守的一条原则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甚至包括双关语在内”^{[10][56]}。由此可见，

霍克思的翻译态度是认真虔诚的,译文的整体审美效果也出类拔萃,其中跳脱的翻译尤见译者的“功力和用心”。霍克思对原文中的跳脱基本上采用再现策略,具体包括忠实型再现和变通型再现。下文通过具体案例来分析其跳脱的再现翻译策略。

(一) 忠实型再现

(1) 宝玉笑道:“妹妹脸上现有泪痕,如何还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凡事当各自宽解,不可过作无益之悲。若作践坏了身子,使我——”^{[13]314}

霍译: ‘How can you expect me to believe that?’ said Bao-yu. ‘The tears are still wet on your face. You should learn to take things a bit easier. It is bad for a person who has so much illness to be constantly indulging in grief. If you end up by undermining your health. I—’^{[13]315}

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心照不宣的,就像下文所言,“只因他虽和黛玉一处长大,情投意合,又愿同生同死,却只心中领会,从来未曾当面说出”,这也是为什么宝玉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连忙咽住”。这里的跳脱体现了宝玉对黛玉的关心,是那种恋人之间将来要长相厮守的关心。霍译的“I—”也是跳脱,同样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第九十八回黛玉临死时说的“宝玉!宝玉!你好……”也是典型的跳脱,意蕴丰富,引人无限遐想。闵福德将其译为“Bao-yu! Bao-yu! How could you...”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不过针对跳脱的语言形式而言,这里的省略号如果改为破折号,效果会更好一些,译文亦然。总之,类似黛玉和宝玉话语中的跳脱都惟妙惟肖地表达了两人之间的爱情,含蓄有味,译者也都对之进行了再现。

(2) 见宝玉憋(注:范圣宇校勘的汉英对照版《红楼梦》中为“别”字,这里根据其他版本改为“憋”)的脸上紫胀,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上戳了一下子,“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个——”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绢子来擦眼泪。^{[14]100}

霍译: ...then, seeing him almost purple in the face with suppressed emotion, she clenched her teeth, pointed her finger at him, and, with an indignant ‘Hmn!’, stabbed the air quite savagely a few inches

away from his forehead: / ‘You—!’^{[14]101}

黛玉和宝玉经常吵吵闹闹,这是黛玉又一次生气。听宝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之类的话,例句中便是黛玉反唇相讥之后的反应。原文中的“你这个——”也是急收型跳脱,话没说完就突然不说了,引人遐想,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惟妙惟肖地表达了黛玉对宝玉的复杂情感。译文中的“You—!”也是跳脱,具有同样的审美效果。当然,译文也可以换成其他跳脱表达,如“You are such an—!”等,也照样可以引发读者联想。前文宝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接着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做和尚去呢?”结合这句话,黛玉在“You are such an—!”这句话中省略的就不难想象了,如“idiot”“ass”(笨蛋、蠢货)等。总之,只要能引发译文读者相似的审美联想,再现原文的可阐释空间,不同的断句都是可取的。

(3) 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14]182}

霍译: Bao-chai was relieved to see him with his eyes open and talking again. She shook her head sadly. ‘If you had listened to what one said, this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Everyone is so upset now. It isn’t only Grandmother and Lady Wang, you know. Even—’^{[14]183}

这是宝玉刚挨完打宝钗过来送药探视的情景。宝钗是很矜持的,往往把自己的情感埋在心里。结合上文,她说的“心里也——”明显是“心里也疼”的跳脱,话没说完,便“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宝钗的形象被刻画得很到位,毕竟“无情”的人也有“动人”的时候。霍译中的“Even—”也是跳脱,具有相似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译者添加的“Everyone is so upset now”并无必要,会冲淡其后跳脱的审美力量。这一句以及后面一句如果改为“‘It isn’t Grandmother and Lady Wang who are so upset, you know. Even I—’也未尝不可。这里的人称代词用“I”或者“we”都是可取的,前者凸显的是宝钗本人的情感,后者更能传达中国人说话的独特方式,即多用“我们”来代替自己,

也比较切合语境。

(4) 李纨笑道：“你们听他这刁话。他领着头儿闹，引着人笑了，倒赖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儿得一个利害婆婆，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14]418}

霍译：‘Did you hear that, all of you?’ said Li Wan. ‘This is the ringleader who sets everyone else laughing and misbehaving, yet she has the effrontery to blame me for starting it all! Oh, I could—! Well,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when you marry you have a real Tartar for a mother-in-law and lots of nasty sisters-in-law with tongues as sharp as yours. It will serve you right!’^{[14]419}

黛玉、宝钗等在李纨处谈论惜春因画画向诗社告假之事，黛玉借刘姥姥说了一些什么“携蝗大嚼图”之类的顽话儿，逗得大家笑个不停。黛玉对李纨说“这是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们来大玩大笑的！”例中便是李纨的回击。原文李纨说的“真真恨的我！——”不妨视为跳脱，不过这里的感叹号并无必要，其他版本的标点也有差异。译文中的“*Oh, I could—!*”就是很好的跳脱形式，把联想空间还给了译文读者。第四十二回黛玉说的“又要研墨，又要蘸笔，又要铺纸，又要着颜色，又要——”是一处突接型跳脱，因为后文黛玉还说“又要照着样儿慢慢的画”，霍译分别为“*...and then—*”“*—and then proceed in like manner, by gradual degrees, to paint it*”，再现了原文的跳脱。第六十三回芳官醉酒后同宝玉同榻睡了一夜醒来时说的“我怎么……”是一处急收型跳脱，霍译的“*How did I...?*”也是再现；第六十八回凤姐大闹宁国府后对贾蓉说的“谁信你这——”是一处急收型跳脱，霍译的“*Pshaw! Who believes?—*”也还是再现（这里的问号也没必要，或放在破折号后面）。

(5) 兴儿回道：“奶奶不知道。这二奶奶——”刚说到这里，又自己打了个嘴巴，把凤姐倒恼笑了，两边的丫头也都抿嘴儿笑。兴儿想了想，说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凤姐儿接着道：“怎么样？快说呀！”^{[13]408-410}

霍译：‘Ah yes, you see, madam, the other Mrs Lian—’ / Joker suddenly realized what he had said

and dealt himself a slap across the mouth. Xi-feng laughed in spite of herself and the maids to right and left of her puckered up their faces and giggled. Joker thought for a bit. / ‘The elder of Mrs Zhen’s two sisters—’ / ‘Yes, yes,’ said Xi-feng. ‘Get on with it! What about her?’^{[13]411}

贾琏偷娶尤二姐的事情被凤姐知道了，她满腔怒火地审讯了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当兴儿说到“蓉哥儿哄着二爷，说把二姨奶奶说给二爷——”，凤姐啐道：“呸！没脸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姨奶奶？”所以例中兴儿说到“二奶奶”时就自己打了嘴巴，遂改为“那珍大奶奶的妹子——”。这两处破折号都是跳脱，第一个是急收型跳脱，第二个则是岔断型跳脱，霍译的“*the other Mrs Lian—*”以及“*The elder of Mrs Zhen’s two sisters—*”也都再现了原文的跳脱，同样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前文兴儿说的“二爷夸他好，蓉哥儿哄着二爷，说把二姨奶奶说给二爷——”是岔断型跳脱，正说着却被凤姐打断，霍译的“*...and the master said how much he admired the new mistress—er, the other Mrs Lian, and Master Rong, he said, joking-like—*”也同样再现了原文的跳脱，画面感很强。第七十二回贾琏说的“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难为你们和我——”也是岔断型跳脱，没等贾琏说完就被凤姐打断了，霍译的“*All I’m asking you to do is say a few words for me—and even for that you want to charge! No wonder you and I—*”同样再现了原文的跳脱，效果也不错。

(二) 变通型再现

(6) 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痴痴癫癫的——”^{[13]602}

霍译：Xi-feng was shocked. / ‘Good gracious, woman! Are you—?’^{[13]603}

王熙凤带领众人抄检大观园时，王善保家的故意搜探春的身子。熙凤知道探春是朵带刺的玫瑰，不好惹，见王善保家的如此放肆，故说了例中的话。还没等熙凤说完，“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原文是岔断型跳脱，也就是熙凤的话被探春闪电般的行为岔断了，霍译中的“*Are you—?*”在语义层面比原文更不完整，跳脱的审美效果也更加明显。其实，原文如

果改为“妈妈走罢，别疯疯——”，更能体现跳脱的效果，译文也不妨译为“Are you cra—”，利用英语单词为字母组合的特征把 crazy 拦腰截断，这也不失为翻译汉语跳脱的一种尝试，霍克思在下面例(7)中就有所运用。第十七回宝玉说的“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也是岔断型跳脱，宝玉的话还没说完便被贾政打断了，霍译为“However great the skill with which this is done, the results are never quite...”。原文把“终不相宜”说完了，语义上还是相对完整的，霍译中的“the results are never quite...”缺少一个形容词，更有利于激发读者的想象。由此可见，句子的语义越不完整，跳脱的审美效果往往越明显。

(7) 抬头一看，见是宝玉，黛玉便啐道：“呸！我打量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刚说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长叹一声，自己抽身便走^{[14]26-28}。

霍译：But on looking up she saw that it was Bao-yu. / ‘Pshaw!’ she said crossly to herself. ‘I thought it was another girl, but all the time it was that cruel, hate—’ / ‘Hateful’ she had been going to say, but clapped her mouth shut before uttering it. She sighed instead and began to walk away^{[14]27-29}。

宝玉听到了黛玉哭唱的《葬花吟》，听到“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不胜悲戚。黛玉“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故抬头看是谁。黛玉因昨夜晴雯不给她开门之事很生气，黛玉不知缘故，把气迁在宝玉头上，故例中才有“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之说。这是一处典型的跳脱，属于陈望道所谓的急收。黛玉之所以急忙收住自己说的话，就是因为“狠心短命”四字，体现了黛玉微妙复杂的心情。因为爱才去诅咒，因为诅咒的急收更显其爱意。霍克思的译文再现了原文的跳脱，并且十分巧妙，“...it was that cruel, hate—”，其跳脱比原文更明显，毕竟“hate”在形容词的位置但又不是形容词，读者很容易联想到是“hateful”未说完而已。霍译根据原文的补充翻译（‘Hateful’ she had been going to say）更能印证这一点。这里，霍克思充分利用了英语词汇的形态变化，译法值得借鉴。值得说明的是，译文中的“hateful”与原文中的“短命的”在语义上

并不完全对应，但审美效果却无二致，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8) “我要日久变心，告诉人去的，天诛地灭——”^{[14]552}

霍译：‘If ever, in the days to come, I prove unfaithful or betray this secret to another, may Heaven and Earth destroy—’^{[14]553}

这是薛蟠对柳湘莲说的话。薛蟠在赖大家想调戏柳湘莲，柳湘莲把他引到荒郊野外，假意对薛蟠说要起个誓，日后不许变心，不许告诉别人什么的。例中便是薛蟠所言。原文接着写道，“一言未了，只听‘镗’的一声，背后好似铁锤砸下来”，柳湘莲把薛蟠暴揍了一顿。例中的“天诛地灭——”也是一个岔断型跳脱，译文中的“may Heaven and Earth destroy—”明显是话没说完，语义更加不完整，跳脱效果也更为明显。由此看来，原文中的跳脱也不妨改为“天诛——”之类的表达。第八十六回就有一个类似的跳脱，即黛玉对宝玉说的“即如大家学会了抚起来，你不懂，可不是对——”。这里的语境是听琴，黛玉所说的明显是“对牛弹琴”的省略，所以后面宝玉才会说“只要你们能弹，我便爱听，也不管‘牛’不‘牛’的了”。由此可见，相关语义越不完整，跳脱效果往往就越明显，不管是原文还是译文都是如此。

(9) 平儿手里正剥了个满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脸上来抹，口内笑骂：“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儿……”^{[14]300}

霍译：Patience, who had in her hand a crab richly endowed with ‘yolk’ that she had just finished shelling, held it up when she heard this jibe and advanced on Amber, intending to smear her face with it. / ‘You nasty, spiteful little creature!’ she said, both laughing and indignant. ‘I’ll—’^{[14]301}

湘云、宝钗等人都在大观园吃螃蟹，一群人在那里说说笑笑。凤姐玩笑说贾琏看上了鸳鸯，要讨她做小老婆，琥珀便说“鸳丫头要去了，平丫头还饶他？你们看看，他没吃两个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了！”例中便是平儿的反应。平儿说的话是跳脱，被自己的行为中断——来抹蟹黄，琥珀一躲，平儿使空，往前一撞，抹在了凤姐腮上。霍克思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儿”独立译为“You nasty, spiteful little creature!”，接着以“I’ll—”

形成新的跳脱，与原文情节很吻合（intending to smear her face with it），颇为巧妙，再现了原文场景描写的逼真性，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原文画面感的紧凑性。

（10）薛蟠还唱道：“两个苍蝇嗡嗡嗡嗡……”
众人都道：“罢，罢，罢！”^{[14]50}

霍译：Xue Pan droned on, ignoring the question: /
'Two little flies went bum bum bum, / Three little—'^{[14]51}

宝玉、薛蟠、蒋玉函等人在冯紫英家喝酒寻乐，大家行酒令唱曲子，例中便是薛蟠所唱的“哼哼韵”。薛蟠刚唱到“两个苍蝇嗡嗡嗡嗡”便被众人打断，是一处典型的岔断型跳脱（原文中的省略号用破折号更合适）。霍克思并未亦步亦趋，而是通过添加“Three little—”形成了一个新的跳脱，并与译文中的“One little gnat...”“Two little flies...”形成排比，颇具匠心。相对原文而言，译文跳跳的审美效果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薛蟠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定的强化作用。

文学作品中的跳脱及其翻译，尤其是具体的翻译策略，值得学界深入研究。《红楼梦》中的跳脱具有典型性，其中急收型与岔断型跳脱更为常见，其具有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情感、描摹具体场景等作用；霍克思对原文中的跳脱进行了再现，有些还利用英语本身的字母书写特征进行巧妙处理，其审美效果甚至超过了原文。跳脱的相关语义表达越不完整，跳脱的审美效果往往越明显，霍克思也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增强译文跳脱的审美效果；就跳脱表达的不完整性而言，原文以及霍克思译文都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以便给读者留下更大的审美阐释空间。

相对双关、仿拟、析字等抗译性较强的修辞格而言，只要译者足够用心、善于变通，《红楼梦》中跳脱的审美效果还是不难再现的。霍克思对原文中跳脱翻译的变通译法颇具创意，值得后来者学习、借鉴。文学翻译是一门变通的艺术，不只是跳脱的翻译，霍克思对《红楼梦》中其他修辞格的翻译也具有很强的变通性，这为其译文注入

了很多灵性，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霍译作为独立文本的价值。霍克思翻译《红楼梦》“是兴趣型的，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热爱”^{[15]113}，兴趣与热爱促使译者变通翻译。霍译的变通型译法并非处处妙手偶得，往往是译者苦思冥想、呕心沥血的结果，这从他的《红楼梦》英译笔记以及翻译手稿中的大量修改痕迹可略窥一斑。文学作品的翻译要尽量再现原文的文学性与艺术感染力，霍克思为译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参考文献：

- [1]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2] 谭学纯, 濮侃, 沈孟瓊. 汉语修辞格大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 [3] 刘国文. 音断语未了, 形残意更丰: “跳脱”表达功能例说 [J]. 小学教学研究, 1994(9): 16.
- [4] 曾宝祥. 品“言外”情意, 话“跳脱”修辞: 关于《品不尽“言外”之意》的一点补充 [J]. 语文知识, 2000(5): 54-57.
- [5] 王胤枝. 论跳脱的美学功能 [J].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1): 32-35.
- [6] 骆小所. 谈谈跳脱及其美学功能 [J]. 修辞学习, 1994(6): 32-33.
- [7] 邹光椿. “宝玉, 宝玉, 你好——”: 略说“省略”与“跳脱” [J]. 当代修辞学, 1992(2): 24-25.
- [8] 周冬黎. 语言中的“跳脱”现象: 从宝钗的半句话谈起 [J]. 教育文汇, 2007(5): 55-56.
- [9]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 英汉对照: 卷四 [M]. 闵福德, 译. 范圣宇, 校勘.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 [10] 曹雪芹. 红楼梦: 卷一 [M]. 霍克思, 译. 范圣宇, 校勘.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 [11] 林以亮. 红楼梦西游记: 细评红楼梦新英译 [M]. 台北: 聊经, 1976.
- [12] FAN S Y. The Translator's Mirror for the Romantic: Cao Xueqin's Dream and David Hawkes' Ston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 [13] 曹雪芹. 红楼梦: 卷三 [M]. 霍克思, 译. 范圣宇, 校勘.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 [14] 曹雪芹. 红楼梦: 卷二 [M]. 霍克思, 译. 范圣宇, 校勘.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 [15] 冯全功. 论文学翻译中的诚信观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4): 112-115.

责任编辑：徐海燕